

## 寻找太阳之门

文\本刊特约撰稿 邢孔辉



作家李孟伦

海南作家李孟伦十年磨一剑，磨出一本有厚度有深度的小说《太阳之门》（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年8月）。这部小说以一个海南小村庄太阳村作为标本，解剖了时代的变迁，以及人们在变迁的时代里的种种困惑。当我捧着厚厚的《太阳之门》时，首先吸引我的是小说题目，《太阳之门》指什么？

本土写作

海南文学呼唤本土写作久矣，时有佳作面世，但就长篇小说而论，其创作的数量还是有限，崽崽写了《我们的三六巷》，孔见认为“这部小说是海南话与普通话结合的一个典范”。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李孟伦的《太阳之门》应该是为数不多的用海南话和普通话结合的又一个例子。我是李孟伦的同乡，当我阅读小说时，真正体会了那种“我手写我心”的境界，小说叙述中频频出现的崖州方言，把我也带回了我的故乡、我的童年，仿佛自己也坐在如盖的榕树下，就着如豆的煤油灯或如水的月光，听力雅三公“讲古”，李孟伦用自己的个人经验讲了他生命的故事，唤起的却是多数人的记忆，这就是小说的成功之处。

灵魂之旅

所谓本土写作，地域特征，绝不仅仅是指在小说叙述中插入方言，或是对一地的风土人情，山水树木作真实的描绘，诚如曹文轩在《小说门》中所说：“风景描写不仅仅是一种手法，许多时候，风景的出现是在展示一部自然的圣经，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不仅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每一片树叶，每一块石头，都写着刻着造物主的思绪与意念”。李孟伦的《太阳之门》也是这样，实际是借“景”抒情，描绘的是在物欲社会各色人等在欲望驱使下灵魂的图景。兄弟为了宅基地可以反目，村长为了金钱，为了个人利益，可以把太阳村的村民视为保护神的海防林让给开发商开发。李孟伦借助这些事件进行一种灵魂的拷问。李孟伦身陷其中，借小说主人公富贵的一首小诗《风景》道出了自己的思考，“伸展的手臂/是骨还是筋/一边牵牛一边把犁/犁碎了岁月/走不过水田/走不出心田”。生活中的一幕幕都在孟伦的心田，积以年月，诉之笔端。

《太阳之门》几乎全部建立在作者的生活经历，生存体验之上，但他能穿越经历和体验，对人的灵魂作更深刻的思考，因此，他的小说有了厚度与深度。

生态关怀

应该说，李孟伦凭着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参与了新世纪生态小说的建构，借《太阳之门》表达了对人类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的深切关注。小说中所描写的太阳村、沙万村原本是自然生态保存得很好的村子，但是随着经济浪潮的冲刷，海防林被砍，水田盐碱化，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逐年减少。如果不注意生态保护，太阳村、沙万村都将成为“消失的村庄”。《太阳之门》中陈利逃离太阳村，到沙万村安家放羊为生，仿佛就是这段历史的印证，李孟伦创作的本意是希望引起重视，不要让历史在我们身上重演。过度的开发，不仅破坏了自然生态，也污染了精神生态，为了个人欲望，为了金钱，兄弟反目，朋友成仇，夫妻相欺。人都失去了尊严和廉耻，这种世相是李孟伦所深深忧虑的。因此他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为民请命的记者富贵，他要用“良心”为民请命，正如富贵自己所说：“路不管走多远，做人要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良心”。应该说，“良心”也是李孟伦在小说中思考的主题之一，小说中的另一个主要人物武良新，是“无良心”的谐音，这个武良新就是砍伐海防林的开发商。我想这个人物是李孟伦有意设计的，目的就是进行了良心的追问。

《太阳之门》已经打开，李孟伦经由此门将走向何方？走到何处？我们希望他走成海南文学的一道风景。☐



《太阳之门》封面

正气和温情，读来非常爽快而又感慨万千。

小说集《她的城》里的一个小说《香烟灰》，非常好地写了一个男人的失败人生；另一个小说《托尔斯泰围巾》则通过人物之口道出了这样的话：“关键时刻，男人们只有吸烟！”想想，这一句简单而又复杂的话里，何止只有鄙夷、埋怨、无奈和愤怒，而没有一点痛楚、同情和关爱啊？

池莉的这些小说让大刺刺的女子们在胸怀和精神气度上彰显了自身光彩的一面，也让那些令人失望的男人们大为汗颜。然而，理解池莉的小说，如果仅仅停留在以上这个层面，那是比较遗憾的。我们值得关注作家所呈现的那座城市的人文气息与气质，认真聆听并思考作家的肺腑之言：“婚姻是很美好的东西，爱情也是，但是作为女人，对于男人，你真的不能依赖、不能迷信。”有必要看到作家更加从容地、震动人心地讲述诸多小人物在武汉的市井中的艰难生存和命运轨迹，呼唤精神独立、个性自由的可贵之处；看到作品所呈现的由诸多个体生命构成的一个群体的精神面貌和时代生活之品相；看到作家持续关注这个群体，在当今这“物欲无限度地急剧膨胀，人与自然日益疏离，商品交换逻辑的泛化让人的价值与尊严沦丧，技术思维的狭隘化使人的生存诗性丧失……”（俞兆平《写实与浪漫》）的社会背景下，一直带着难以形容、难以排解的困苦、无助、焦虑、压抑、茫然、舒展、快乐和悲伤等复杂感受，一天天地活下来的秘密之所在。

池莉是一个根植于现实主义土壤的理想主义作家，她关怀烟火人间的种种艰难困苦，泪水不见得比逢春（《她的城》人物之一）少很多；她熟悉痛苦并快乐着的中国女人以及女人们身上的光华；她借由作品里的小人物之口“来述说对历史的反思以及对未来的向往”，渴望并呼唤改善人性和重建生活新图景。她的声音已经足够响亮了，但愿这个世界能够听见阵阵回声，并有所反应。从这个角度来看，池莉是开阔、大气的，让人心生敬意。



池莉近照

《她的城》

## 对历史的反思 对未来的向往

文\本刊特约撰稿 符力

在婚姻家庭上吃过不少苦的一部分人，往往到后来才开始反思并清醒过来：原本高高兴地抱着美好的愿望去成全一段婚姻，构建一个家庭，却逐渐折腾到迷失自己、苦不堪言的境地。而千百年来，只见春花秋月、月圆月缺，不见人心人性发生过多么大的改变，不见谁谁在山盟海誓之后一直心甘情愿地为对方的幸福快乐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不就是俗世人生的真相吗？然而，看破红尘的人，还得生活在滚滚红尘之中，无法把家搬到月宫里去跟嫦娥当邻居。那么，这就需要沦落在苦海中的人们自我拯救或者把手伸出去接受有心人的帮助，以找回自身的尊严和个性自由，获得独立的人格精神，而不至于因心存依赖而一再陷于迷乱之中，枉自耗尽了宝贵的生命时光。这一点，从前是这样，我们生活的这个势利、喧嚣的时代更是如此。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本身，命运本身。也许是出于这样的醒悟，出于对中国女人的深刻思考和发现，沉静了三四年的著名作家池莉，在《中国作家》2011年第1期推出中篇小说《她的城》，便引来《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等许多刊物和网络媒体的纷纷转载，受到国内读者广泛的共鸣和好评。江苏文艺出版社今年5月出版的池莉小说集《她的城》，更是为持续了数月的“池莉热”增添了不可低估的能量。

池莉小说大受欢迎并非出于偶然。其原因不仅仅在于作家通过个性鲜明的语言方式展现了出众的小说艺术创造力，还在于作家在一个个小说里“写了什么”、“说了什么”？

中篇小说《她的城》写了“三个不同时代、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武汉女人生活在汉水之畔的这座城市中，命运以特定的形式将她们纠缠在一起。军人出身的百万富翁妻姐爽朗干脆，愤然逃离家庭的原白领丽人现擦鞋妹逢春懵懂天真，出身大家的蜜姐婆婆宁静包容，直面面对感情与世俗、婚姻与道德，痛苦与重生的冲突，经历婚姻带给她们的伤痛，她们如何彼此理解、相互扶持，带着伤疤所特有的美丽，继续在长江千年不

断的涛声中生活下去。”从而张扬了一个女人比很多男人都要仗义、侠气，有

## 池莉：《她的城》写的是母性之美

文\本刊特约撰稿 符力

## Q&amp;A

池莉的新小说集《她的城》引起广泛反响。日前，海南周刊

就这一小说集的创作理念，对池莉做了采访。

**海南周刊：**您的最新中篇小说《她的城》，写的是三个不同时代的武汉女人，在不圆满的俗世生活中真心交往，“带着伤疤所特有的美丽”而活着，仗义和侠气、正气和温情让人为之震动不已。请问是什么想法使您着手创作《她的城》？

**池莉：**母性。多年来，母性对我的唤醒，惊动，惊醒以至于震撼，从来没有停止过，更深更透的认识和理解，与日俱增。以至于我再也无法抑制写作冲动，在紧张写作长篇的时候，居然忽然停下来，一口气写了《她的城》。一般说来，人们善于歌颂这样一类母亲：长年守寡的、不识字的、忍辱负重营养不良老实巴交困守偏僻穷乡村的，甘愿为子女做牛做马的，尤其当她们去世之后，出息和发达了的子女，会顿时痛心疾首，这才发现自己母亲有多么伟大。我不。我要写活生生的母性，写她们活生生的日常的了不起。在大城市，有文化时尚漂亮聪明的母亲，在激烈变化趋炎附势冷漠无情的城市生活中伤痕累累，却依然戴着伤痕妙曼舞蹈。母性的宽宏温厚，是这股本能、敏感、顽强和永恒，不由自主，绵延不绝，给子女，给他人，也会给

女性自己，很美！我就写这种美。

**海南周刊：**《她的城》里的女人与现实生活中的武汉女人有何不同？

**池莉：**现实女人是纯个体，小说女人是无数纯个体，是用文字这种材料塑造出来的一个拥有更多共鸣点的个体。你在大街上很难找到我小说中的某个武汉女人，但是偶然，你又会发现某个武汉女人酷像我的小说。其实不仅仅武汉女人，许多个中国女人，你会发现她们在我小说中，那得看场合，看时刻，看心情。

**海南周刊：**您欣赏什么样的生存状态？

**池莉：**常识的、人性的和智慧的——无论就民族而言还是个人而言。

**海南周刊：**您和您的写作突显着武



《她的城》封面